

暹羅王鄭昭傳

暹羅王鄭昭傳

Luang Wijit Watkan 著

許雲樵 譯

中華書局出版

(本書係用商務印書館原版重印)

* 版權所有 *

暹羅王鄭昭傳

◎定價人民幣二角七分

原著者：Luang Wijit Watkan

譯者：許雲樵

出版者：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東總布胡同五七號

印刷者：永盛協印刷廠
上海長壽路七四號

總經理：新華書店

分類：歷史

編號：26533

55.3條，商務型，36頁，27千字；787×1092，1/32開，2—1/4印張

1955年3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印數(滬)1—1,500

(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)

弁言

最近曾萬壽君介紹給我 Iuang Wiji Watkan 所著的世界史綱 (Prawatsat Sakon) 第六、第七卷暹羅史 (Prawat Khong Sayam)。我本來也知道這部書，只一向不會去注意牠，因為我想既稱世界史綱，暹羅史雖佔兩卷，也未必能及暹羅專史詳確。但我一讀之後，卻愛不釋手，非但覺得他提要鉤玄，敘事明晰，並且還發現很多史料，爲一般暹史所隱蔽不敢說的，尤其是關於鄭信王暹的史蹟，特別詳確，佔九十餘面篇幅，不禁使我狂喜，例如鄭信晚年致瘋的原因，大家都以爲是沉迷佛事過甚所致，他卻告訴我們實在爲了兩個皇妃的緣故；一世皇弒君篡位的真相，他也有詳確的描述，不偏不倚，的確是可貴的。在一般暹羅史籍中，我實在沒有看見過這樣公正的記載。

因此，我趕緊將關於鄭信王暹的兩章，譯成中文，分爲三記。而用暹羅王鄭昭傳的書名問世。（原書第七卷第十章六國，第十一章頌戴佛昭恭統婆里，我將後者分爲二記。）

著者 Luang Wiji Watkan 是暹羅現代有數的外交家而兼大著作家，學問淵博，著作宏富。但是他對於鄭信的史實，雖敘述得很公正，可惜他的意識不十分正確。他所以敢那麼大膽地將收羅到的祕史暴露出來，原想爲一世皇大大的辯護，以一顯他自己的才識的，可是他的論調卻全是歪曲的。我已於附註中爲之糾正，這裏不再多說了。

本書只記鄭信王暹的始末，被弑以後的事便不載了。皇子昭發宮坤印陀詔塔 (Jao Fa Krom Khun Inthra Phithak) 和皇孫宮坤倫普倍 (Kr-

om Khun Ram Phubet) 被繫後，如何處置也沒有下落。但後來（原書第七卷第十三章）曾提起另一個皇子名叫昭發宮坤甲薩刺努溪（Jao Fa Krom Khun Krasatranuchit）的，於二世皇登極時，起而叛變，事敗被殺。從此，鄭信的無後，也就可想而知是怎樣一回事了。雖暹史不載。（鄭昭傳云：「王妃已卒，子僅七齡，孤子獨立。」不確。皇納妃多人，各有所出，當不止十人。）

有幾件事須附帶聲明的：（一）暹人自稱其國爲暹 (Siam) (Sayam) 自稱其民族爲泰 (Thai) 我一律譯作暹或暹羅，因爲有時他們也有混用的。（二）人名、地名以及少數特別語詞，全根據暹教育部暹語羅馬字委員會所議定的規則，用羅馬字附註，不過有一個○字，我恐牠和○或Oh相混，故根據國語羅馬字的音值，改用「字。至於中文譯音，先求其能音義兼

顧（如工 Kan 客 Khək 第 Thī 川 Sam 四 Si H 象 Ong 象 Chang 等）有些卻因此不免與原音稍錯（如萬 Mu'n 佛 Phra 宮 Krom 銀 Ngo'n 等）但用方塊字要譯正暹音，根本是不可能的，暹語有五聲高低、長短，羅馬字也不成功，除非用國際音標，再加上符號纔行。（二）暹羅封爵計分五等，最高者爲昭佛爺（Jao Phraya），次爲佛爺（Phraya），再次爲佛（Phra），爲鑾（Luang）爲坤（Khun）和中國古時的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爵，泰西的 Duke, Marquis, Count, Viscount, Baron 等相似，不過暹羅封濫了，不但官吏可得封，紳商受爵的也極多，最近已停止賜封了。坤之下尚有萬（Mu'n），是出品之爵，不在五爵內的。沒有封爵者，通稱乃（Nai），相當於英語的 Mr. 一字。有於爵號前冠以宮（Krom）字的，表示是皇族。（四）暹文史籍中的人名，（都

用官爵的，)都是很冗長的，而且行文時鮮有用代名詞的，直譯很易使讀者生厭，因此我在可能範圍內，儘量用代名詞來代替那些冗長的人名。(五)譯文我本想用白話的，但翻譯暹羅史籍，若不用文言，便不能曲達原文的意義，最顯著的是那些宮廷用語了。同時我還要使譯文簡潔，不多佔篇幅，更不得不用文言，但是我保證，沒有一些是被遺棄了的。

一九三五，七，六，於暹羅。

目次

弁言

上	六國爭雄記	一
中	拓地功業記	一五
下	病癩遇弑記	三三
附註		四八

暹羅王鄭昭傳

上 六國爭雄記

暹羅既亡，緬（註一）軍大肆掠劫，逞性殘殺，迨其慾壑滿，始引師退，僅留擺古（註二）人蘇基（註三）統軍一支，駐守於大城（註四）以北之菩三墩（註五），又令一暹人名銅隱（Thonglin）者，駐守沖婆里（Chonburi），以查捕逃犯而處決之，並搜刮財物送往緬甸。故緬甸之蹂躪暹羅，殆將掃蕩其國，勿使少許有所遺留。

時暹羅既無君主統治全國，各府太守之強者，遂割據稱雄；其弱小而無割據之力者，咸爲之附庸。於是暹羅遂成六國爭霸之局，其情形有似中國史上之三國分割時。六國（Hokkok）者：

其一，卽蘇基——或稱之曰將軍——所駐守之地，蓋蘇基曾征服刺監村（Bang Rajan）之

人民；至其職守，緬甸固未嘗顧之，卒死昭達將士之手。

其二，太守昭佛爺辟薩努祿（Jao Phraya Phisanulok），自立於辟薩努祿府，據有辟產府（Muang Phichai）至六坤薩王府（Muang Nakhon Sawan）一帶。太守本名侖（Ru'ang），雄才大略，亦能威脅緬軍，頗為民衆所愛戴。古時辟薩努祿曾為京都要鎮，故時人每以為大城傾覆後，是處或將更為首都矣。

其三，宋客婆里府（Muang Suangkhaburi）——即房府（Muang Fang）——之佛門宗師（註六），原名輪（Ru'an），北方人，初就學京都大城，後入佛門宗師團（Phra Rachakhana）通文司（Fai Wipatsana Thura），稱佛菴公特刺（Phra Phakunthera），卓錫室利阿育塔耶寺（Wat Sri Ayothaya）。旋升宋客婆里宗師，亦為人民所愛戴。後自立為王，稱昭佛房（Jao Phra Fang）。

其四，佛柏（Phra Plat），本六坤室利譚馬刺（註七）太守，自立，稱昭六坤（Jao Nakhon），據有馬來半島一隅，北達衝逢（Chumphon）。

其五，宮萬帖辟匹（註八）自立於六坤喇傑西馬省（Manthon Nakhon Rachasima）之

辟邁府（Phimai）稱昭辟邁（Jao Phimai），掩有全省之地。

其六，佛爺達（Phraya Tak），其生平宜述之較詳，蓋爲匡復暹社，功業蓋世之大英傑，永爲暹人所崇拜者也。其功業之偉大，實不稍遜於古代之佛納雷巽大王（註九）。其未得稱大王者，非不足稱，實吾人之稱佛昭達信，或佛昭恭統婆里，其崇敬之意，固無異於大王也。

佛爺達誕生於佛歷二二七七年（註一〇），歲次甲寅，爲賭捐稅吏中國海豐人（Jin Haihong）之子也。（註一一）偉人傳記（Nangsu Aphiniban Banphaburut）云：方其初生，臥搖籃中，有蛇入蟠居其旁。其父以爲不祥，擬棄之。初海豐人與財政大臣昭佛爺礪克里（Jao Phraya Jakri）相友善。昭佛爺礪克里聞其事，見是兒貌不凡，乃請收爲義子。及九歲，令入歌薩瓦寺（Wat Kosawat）從高僧銅棣（Thong Di）攻讀。年十三，率之出，晉謁頤戴佛勃隆歌索皇（Somdet Phra Borom Kosot），得侍衛職。暇則習華語，越（註一二）語，及印度（註一三）語，均能流利。比年二十有一，昭佛爺礪克里乃命之薙度爲僧。越三載乃返，復任原職。迨佛第囊蘇里耶阿默麟皇（Phra Th

inang Suriyat Amarin) 卽位，始賜爵爲鑾嶽甲拔 (Luang Yot Krabit)，仕於達府 (Mu'ang Tak)，既而擢爲太守。未既，晉爵爲佛爺注卿巴工 (Phraya Wachin Prakan)，遷治甘丕壁府 (Mu'ang Kam Pheng Phet)，惟人民猶稱之爲佛爺達。卽登極後，尙自稱昭達，現爲行文便利計，非必要時，概稱昭達。

當緬軍入寇時，昭達奉詔晉京，率部登埤。緬軍作長圍困大城。昭達見大勢已失，如仍死守勿去，必徒然犧牲，決無捲土重來之望，一世功業將盡付流水，蓋是時朝中皆庸愚無足與言大計者。佛曆二三〇九年（公元一七六六年）丑月白分初四（計一四），土曜日，率衆五百人，自城東突圍出。官吏之從而出者，據國史所載，爲佛慶銀 (Phra Chiang Ngo'n)，鑾婆羅門室納 (Luang Phram Sena)，鑾辟產阿沙 (Luang Phichai Asa)，鑾喇傑利內哈 (Luang Racha Saneha)，坤阿俳帕克棟 (Khun Aphai Phakdi)，與萬喇傑利內哈 (Mu'n Racha Saneha)。緬軍遣二千人追擊之。昭達部卒均極驍勇，大殺緬軍，使不敢復追。所過之處，率勸降其民，而以其地爲領土。軍行六日而至巴秦府 (Mu'ang Prajin)，旋抵堅塔婆里 (Janthaburi)。惟堅塔婆里太守

不用命，時昭達所部已甚衆，遂困陷其城，深溝高壘而駐焉。

時復有一偉人出焉，據國史所載，初名乃叔今達（註一五），最後爲喇塔納歌姓皇朝（註一六）

之宮佛喇王勃皇（Krom Phra Rat Wang Bawon），固昭達匡國時之右臂也。社稷既復，其兄佛菩提躍發丘拉祿（註一七）出仕，始降爲左臂。

乃叔今達生於佛曆二二八九年（公元一七四六年），其忠勇英武，吾人得於其水戰緬軍一役見之。當其既隨昭達，疊封佛禡哈門德吏（Phra Maha Mantri），佛爺阿努契喇傑（Phraya Anuchit Racha），佛爺耶默喇（Phraya Yamarat），及昭佛爺蘇爾須辟薩努瓦第喇（Jao Phraya Surasi Phisenu Wathirat）等爵，爲近侍大臣，先其兄（一世皇）稱昭佛爺掌帥印，繼任辟薩努祿藩鎮，要職也。膽略逾人，勇健如鐵。某日，因失職被笞背六十，隨即出浴，以巾猛擦創處，使背皮盡脫乃止，蓋勿欲其留笞痕貽羞也。昭達愛之如己子，故入覲時，稱王爲父。（註一八）當其受笞也，昭達勿令他人執行，竟自笞之，蓋其間已非君臣之禮而實爲父子之情矣。

乃叔今達之入仕，緣其兄鑾岳甲拔（註一九）——時居喇傑婆里（Rachaburi）——之作

薦。時鑾岳甲拔尙未得志，見其弟英俊有爲，他日之功業將誰屬，佐治將誰歸，未可知也。因思昭達方據堅塔婆里，而其母仍居璧婆里（Phetburi），音信不得相通，存亡難卜，苟令其弟乃叔今達，護送其母往，昭達必大感激，勝以鉅金爲壽。鑾岳甲拔與乃叔今達均識昭達，蓋鑾岳甲拔昔曾與昭達同時披剃於寺內者也。

乃叔今達如其兄言，往逆昭達母，護送之堅塔婆里。昭達大喜過望，立授爵爲佛禰哈門德吏。迨昭達已逐緬軍，建都統婆里後，佛禰哈門德吏乃請逆其兄昭達深器之，擢爲佛喇傑瓦林（Phra Racha Walin）。

今將爲述各國爭雄之局矣。初佛房之國爲最強，遂引兵攻辟薩努祿。辟薩努祿王堅守不屈，佛房軍不得逞，乃退。

昭達據堅塔婆里，修戰艦，養精銳，迨實力已充，乃引軍入撒木巴工府（Muang Samut Prakan）。河口，進逼統武里，蓋暹奸銅隱駐焉。接戰未久，矮銅隱（註二〇）之軍卽潰，而身死之。潰軍奔告緬將蘇基。蘇基卽率部迎敵。時昭達已引軍北上，抵大城，苦鏖甚烈。蘇基卒以身殉，緬營遂陷。一國

亡，而成五國分割之局。

是役也，乃昭達無上之光榮也。以此一捷，遂使暹羅反敗爲勝，而昭達亦成爲匡復之英傑，蓋是時雖尚有數國分割，然均爲暹人矣。

王既逐緬軍，乃車駕故都，見滿目荒涼，宮闕民居，率成灰燼，蓋盡燬於緬軍焚掠之浩劫矣。王欲興築，重復舊觀，忽一夕，夢前皇來逐之，勿使留。王以爲不祥，乃棄大城，南下奠都於統婆里，遂登極爲暹皇。時佛曆二二一〇年（註二），年僅三十有四，爲暹羅立國以來第四十世君主，國史稱之爲頌戴佛勃隆喇傑第四（Somdet Phra Borom Racha Thi Si），吾人則均稱之爲佛昭恭統婆里（Phra Jao Krung Thonburi），今將用之矣。

佛昭恭統婆里之王暹也，實較佛納雷大王之責任爲尤重，蓋佛納雷大王時，國家尙安寧，但佛昭恭統婆里則須重行建國興教。時值凶年，死亡枕藉，哀鴻遍野，王乃大舉賑濟，並分封諸心腹出任太守，招降民衆，使仍安居如昔日。

暹羅爲佛教國，但教之興衰，須視國之安危而定。時國事蠭蟴，教亦必隨之而衰，僧侶無所得齋，

有不守法戒而墮落者，有投效緬軍爲爪牙者。佛昭恭統婆里率執而鞠之，褫其袈裟，處以教規。旣而詔訪高僧，入組佛門宗師團，頒定其制，並敕皇族爲之護法。王亦自恩助僧侶之睿智者，研習經典，復興佛教。

建業之年，緬甸皇（註二）思暹羅仍喪亂未已，擬乘機重復入寇，乃命土瓦府（Muang

Tawai 卽 Tuvoy）守率該處軍民二萬人窺犯。佛昭恭統婆里得聞，卽遣佛禡哈門德吏爲前鋒，御駕親征。是爲佛禡哈門德吏初次之勳績。佛昭恭統婆里之聲威，因以大振，使其他暹人分割諸國咸聞而敬畏也。

雖然，佛昭恭統婆里之功業，正方興而未艾也，蓋除掃蕩緬軍殘孽於暹地外，尙須征服分割諸國，使歸一統。諸國中以辟薩努祿爲最重要，宜先取之，遂移軍往討。惟是時辟薩努祿方強盛，負固頑抗。佛昭恭統婆里督戰陣上，爲敵銃中左體，始知是時尙未易克之，乃引軍退。

攻辟薩努祿未下，佛昭恭統婆里因悟先攻大國爲失計，當先取易克之小國，以增己勢，然後乃往收復之。時國之最弱者爲辟邁，蓋其民均心向皇而勿復愛昭辟邁矣。且昭辟邁亦庸碌無治國材。